易學

易學卷五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音娶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説音悦男下之下遐嫁反

咸者感也而又有皆義非兩不成感也柔上而剛下柔坤體也而上爲上剛乾體也而下爲三剛柔易位以感故也二少相感其情尤得一卦六爻无非正應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則感之

專悅則應之至以男下女於禮又宜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夫男女之交得於時未必得於情
得於情未必得於禮故通者未必正正者未必
通惟於咸而備矣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
先於女也主人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奠
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
外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三咸也恒也萃也

言天地之情者一大壯也於乾坤見天地之體於復見天地之心於此見天地之情乾坤居上經之首咸恒居下經之首而復居其中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非水所居也而有澤在性虛而引潤上行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夫人之感我者无窮有順有逆有是有非容其順而違其逆順者不能如逆多容其是而拒其非是者不能如非多如此則有所拒而天下有所不入惟以虛受之而後吾之身與天下通以天下澤其身而吾身始

可以澤天下以休容賢以量納汙以愚受教以謙下人皆是物也此言其容未暇言其擇擇在容後非容何以擇又曰不受天下之大惡也人往往以此為強誤也是北宮黝之學也夫詢萬謀而納一謀不受者何限而以舍己從人稱然則擇何害於容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拇茂后反

居最下以感人如動其拇以為感者妄意於外其志不足稱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腓房

非反

朱子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其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之時非能動之難而有以制其動之難制二陰之妄動者九三事也乃不能自止而惟二陰之是聽若夫不制於妄妄然志在隨人所執早

下往見吝矣蓋三當股處而股隨足動故取是

象亦者承二陰而言不處往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憧昌容反）

九四當心之處而有不正之嫌故戒之以貞夫心之為物神矣不可以无不可以有故君子言正心不言无心第人之所以不正者未嘗不因於有心而君子貴无心矣天下何思何慮以正往則必来不以正往必不来而或憧憧焉計其往望其来即此計功謀利之心往不以正矣何来之能得即有得焉報其思慮之所及而已思

慮之外誰其從我者乎王者受天下之益常不知其所自來為王者之錫福於天下未嘗知其所自往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感則害生既貞矣莫非未發之中也何感焉而何害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脢武杯反又音梅

爲世之逐物者戒則貴无心而无心有辨焉无心者无私心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豈可以无心得哉而一切无心徒有脢耳脢可以感物乎

故曰志末而效止於无悔也脢背肉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主也而居口之處夫感人不能不以口而可第以口哉輔顋也形如車輔故名頷下曰顋頰面兩旁處也滕騰通用咸卦六爻天下之學術具焉咸其拇者百家衆技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如拇而已咸其腓凶居吉則墨子宋鈃尹文之學汎愛兼利日夜不休以苦爲極周行天下雖天下不欲而強聒不舍也爲人太多而自爲太少知行而不知止故

曰咸其腓凶居吉夫以晒合歡以謂海内受傷不辱其道不怒柔順之極幾於道矣而但知順人不知順理故曰順不害焉所以裁之也咸其股執其隨則關尹老子莊周之倫隨人執下而已關尹曰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大道若水善爲之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莊周之書觧剥天下皆以爲不足爲而究其指歸則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感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調而適之因而應之是之謂隨成其爲人雖獨秉陽明居下之上而所執者惟隨與下非中道也九四當心之處爲咸之主則正不正之所自出正則堯舜三王也不正則齊桓晉文也修吾德以治天下而天下自歸无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亦无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付屈伸于自然同神化於天地正也修吾德以致天下而天下亦歸事皆王者之事言皆王者之言而其心亦未嘗有僭王干紀闢疆啟土不軌不物若後世人之心而內德不足文之

以形誠感不至纘之以兵天下以其名屈而不以心從故能禁於禁之所及懷於懐之所期而視過化存神之道霄壤遠矣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蓋感必以心而一著於心便入憧憧之境貞則不然如日月寒暑之屈伸往来亦感也而无感也自然通理自然周徧未嘗知感未嘗知應感之不應也修吾感而已若是則正已无害已光大已咸其脢者虗无寂滅之教也盡空人亦空我空空亦空无无亦无以感為幻雖自謂異於瓦石而與瓦石何

異雖自謂无不周徧而不可以通物成務周徧安在故曰志末咸其輔頰舌則兩容頰適蘇秦張儀之倫也魯仲連雖頡頏而其中尚有所主如蘇張者游秦不得則六國游六國不得則秦為六國之千萬言非為六國也為秦則秦矣為秦之千萬言非為秦也為六國則六國矣口而不心取成事而已故曰滕口說也是翦翦佞人故聖人惡之也天下之學術雖多略盡於咸之六爻矣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易處以成震巽震而風發巽順而震動卦與六爻之剛柔无不相應皆恒意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道者有常而可久終古如一日者也如柔上而剛下苐可施之於感而不可施之於常惟剛上

而柔下則天尊地卑恒道也正道也不已故終而復始而利有攸往蓋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不待其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如環无端恒之利有攸往以此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久照久成皆以終始之由也蓋聖人之久於道也豈其膠守而靡所變通哉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北辰不動而動甚微人見其久而不知其

所以爲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非日馳於人上也而萬古此雷風於其至動至變處而觀其恒則真恒矣觀恒者自萬古言非自一日言此天地之大方也立不易方者不踰矩之謂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弗助長也故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始學之時而索之太深徒以其銳志矜氣爲恒適足以爲恒

之累此慕恒之名而不知恒之實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恒之理難言矣不特以其常而以其常於中也若初也三也上也於常猶有愧焉四也五也常則常矣而愧於中惟九二之常常於中乃所謂恒也陽剛居下之中而當恒時故有是占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學者不憂其不正而憂其不恒故曰執德不恒信道不篤焉能

爲有焉能爲无如巫之家長爲巫醫之家長爲
醫而後其心常其業精見異物而遷終身无成
功人皆得而辱之雖正亦吝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无陽德而不中不正恒非其所恒也如田无
禽何取於田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柔中貞則貞矣而不知義婦道也非夫道
也義者事之宜制義无可无不可而不但從一

從一則從婦矣從婦者非謂從婦之教謂從婦
之道也因六而著婦人之占因五而著夫子之
占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者中庸之謂也世之爲怪者无論矣而知常
者亦多畏焉常无深而愚人之始學者多過苦
或近而求之遠易而求之難非也惟九二能久
中矣加之一毫即太過損之一毫即不及君子
當如是故曰悔亡不恒其德非必反恒者或在
或亡而不能久悔何能免故吝久非其位如老

莊自然釋氏无生彼皆自稱爲常道亦異乎詭
遇者流矣而无其用也故曰田无禽不著吉凶
之占亦猶咸之腓艮之身適至於是而已五之
恒其德從一而終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者學
者終身依倚於師傳而不能自得於心徒讀父
書而不知合變豈惟悔吝亦必以凶終焉振恒
者何恒以一德恒无振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何待於飭治何求乎奮起懈而後有振振之復
必爲不振大无功矣上六柔也故爲是占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君子之所謂亨者亨天下也如以身君子不謂亨也君子遯矣天下何亨焉君子之所挾以治天下者惟道而舍其所挾則无復事故人求之則載道而出不吾求則懷道而歸復吾求復載道而出自重所以重道重道所以重蒼生也蒼生望其出處以占治亂安能已於求然則退乃所為進而棄天下者所以治天下故曰遯而亨不然吾未見奴丐於人而能師師天下者故君

子之遯非一去而不反之謂也有去而不反非得已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指九五惟遯與明夷之五不以君言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非必包藏禍心者爲小人凡无深思遠慮而徒取快於目前者皆小人也知天下之不可壞而散其私黨以包承君子則世有依賴而小人亦蒙其福

遯之時義大矣哉

惟有道之世可以直道而行世无道也則君子亦无道以處此於是委曲萬方以行其正而所爲處身處人處君子處小人者非一義矣昧者不知直謂奉身而退之爲遯耳夫世豈能容君子遯而君子亦何能遯何可遯哉即遯而所爲遯者亦非一義故曰時義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去聲

天與山遯而不相及者也人見其及耳辨上下所以定民志不惡而嚴所以遠小人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若是而已不然與物競雖

山林无全身也韓魏公曰三家村亦有小人知其爲小人但當淺與之接耳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尾也衆陽爲之首首遯而尾能獨存乎故遂君子所以自遂安君子所以自安己不往則君子亦不行而可以免於災所謂小利貞也聖人非爲君子謀而設此言誠爲小人謀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說音脫

六二蓋有其志者而容遯群陽與五爲應則有以執之矣陽方欲遯而所以執留之者非出於欵誠至意肯我顧乎故必以牛革之堅而又用其黄忠確若是其庶幾可此所謂固留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畜許六反

聖賢雖不遇而栖栖於人間謂天下无不可爲之時耳剥落之日猶欲有爲而况於始遯乎九三近比群陰有固志焉欲遯而係非无意矣顧係之害遯甚大我惟无疾而可疾則從之群而

攻我者皆令之固而執我者也惡可无厲心哉夫以油濯油以毒攻毒以臭止臭以妄治妄非夫人之徒也孰與共事而二陰猶可收九三又能收不可以失之也故曰畜臣妾吉雖然君子不得與天下賢豪共事而區區於臣妾之畜彼為之臣妾者雖曰奔走於吾前誰能抱公絶私破家而為國則僅僅使无危顛亦已難矣撥亂世而反之正未有期也所謂吉者止此蓋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己之公是私是公相與諧合尚有所濟而要之不能忘私也所就可知

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好去聲

迹在周行而情歡在野當遯即遯更无顧繫所以為君子今之仕者孰不稱避賢而一語闘之即斬頭陷胷不惜好不在遯患无辭乎歸去來詞中惟有世與我而相遺一語耳更无纖毫忿疾此所謂靖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行止惟我非譏非譏一

辭而退從容以禮豈惟賢達抑其處勢

故悠然而逝斯正志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出也游戲於人間其往也如乘虛御風而莫知其所之在山林而有罽絭之色豈以酒肉之味為肥高蹈之逸民哉以剛陽在卦外下无係應夫何疑滯之有遯之六爻下三爻殊有眷眷不欲去之意上三爻快然无復迴顧似兩截人聖人之樂聖人之所謂大悲也故決之一語曰无所疑云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陽也盛長為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必正善用之則大者益正正者益大不善用之則大亦妨正正亦妨大夫至於兩相妨而豈天地之情哉不舉萬物萬物未能无妨也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張子曰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於其所難則惰於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進長意思齷齪无由作事氣節之士未必皆中然非有志槩莫能況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據理處勢抱德與才而偕諸君子驅馳於時此

必勝之數也然而不免於敗敗安在哉乾之勿用復之不遠非徒以趾從事也在學者則聞斯行之聖人之所戒也爻曰征凶有孚尚取其志焉象曰其孚窮也雖志亦无取矣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壯之時憂其用壯故利貞中與正異而中可以為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二陰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勢若

易易而以陽居陽其心不祥故无識者所謂壯有識者所謂罔。毋謂正无患也。蓋用壯者負勢用罔者不要之理。其間不能以寸。兌爲羊大壯全體似兌故稱羊羝羊壯羊陽象也藩籬也羸困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大壯之所貴者貞也九三雖正猶告之以厲九二九四不正者也得无告之以貞貞則領袖群陽而進臨二陰其藩決矣豈直不羸即大輿之

轅可進而无艱也牽羊有道御車有法君子當盡心焉惡可无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以豉反旅卦同

夫群陽在朝陰主亦何患乎患其牴觸之過苦而不能堪耳六五柔中之主也能使其臣各得遂其志而无不可控御之嫌如喪羊于易然羊外柔而内剛好群而喜觸人以為不易馴而牽之益拂而相牴惟寬為之制而縱之使前則可以驅是喪其剛陽之性而就吾制馭者易之故也柔道理天下如此何悔之有宋仁宗以之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位不當也未爲善物而於此爲善物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

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九三之謂羊上六之謂藩上居上與五之居中

異豈復能喪之于易乎遂令觸藩而羸其角後

不得退前不得遂羊角則羸而吾藩亦壞其爲

不利均也反是而能艱則詳矣吉矣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三語者統釋卦名與卦辭承上起下之文也明出地上者晉之時順而麗乎大明者晉之德柔進而上行者晉之主也舍公卿而曰侯以明萬國來朝之象也公卿則時賜耳何稱乎蕃庶時接耳何榮乎三接康侯者安國之侯坤為國九錫之禮一曰車馬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爻皆務進者也初六碌碌在下而亦欲上進幾於无義无命矣故教之以貞貞者惟道是守毋托足於邪徑之謂也如是而猶未孚則宜裕裕者忘物忘年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之謂也雖聖王之世亦有逸民胡以弗遇為耻乎未受命者可以裕焉所謂我无官守无言責進退綽綽然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材諸位矣而賢不得志夫人臣安能人人各
得其志哉惟患所養之不貞則愈久而受福
彌大矣介大也王母祖母柔之象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不中正而二陰為之朋信乎友則得乎上進
不難矣坤為衆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鼫音石
詩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剛不中正竊據高顯貪而畏人雖正亦厲夫九

四剛德也胡爲乎有是占哉明盛之時八人皆志於進以順可也以強不可也而獨一人焉以鷙以行令當亂世必爲虎以治世故爲鼠耳君子惡之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雖柔主然明主也人主之求進與人臣異必不安於庸而增修其所不能矣此雖不息之明哉而或不免於无悔中生悔亦不可知惟柔中者悔可亡矣凡悔之生生於失得也恤失

得者則求治必大急求人必大備責效於旦夕而使天下匿情以逃責譍文以要功故善用明者垂旒塞纊而无不見闇置失得於度外而所得者宏也且夫失得亦人情所不能忘也聖賢之所以孜孜自為與所以諄諄教人者皆以此也吉利之占胡可以弗恤哉然而曰勿恤亦欲人舍其小利而求大利焉耳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者自下而上之謂既上矣復何晉晉焉角者窮

而无所往之處也晉至於角惟有麋鹿觧可耳而苟用以觸雖伐其私邑不得已而起於道未光也故曰厲吉无咎又曰貞吝予之而不盡予未有如此之詳者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難去聲下同

韓退之爲文王拘幽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近諛近愚而君子稱之予其保身乎保

身乃中人事聖人不爾聖人不曰安其身而後動乎則未嘗不保身而弟保身不為聖人此聖人轉移乾坤之道也将感悟人主而无以入其中烏乎其可雨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父不能以暴化其子而况於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於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哲也雖然明哲而不保者亦何限藥能救人而所不救者多矣如明哲而皆保是古无死人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豈以箕子爲艱貞而文王不艱貞哉互見耳抑

艱至於箕子尤甚箕子同姓之卿故爲內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涖衆如此況於事君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

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蘇子曰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

地而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

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責於斯世力

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旣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无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摰也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

既已失其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而適敵主且以我為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上六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人臣之義毋敢外其君而惟明夷之臣救死不暇則六二之所謂用拯者自救而已乎非然也六二臣之不得去者也故雖夷其左股而用壯馬以拯之所以自救亦所以救其君也柔而恭淵而懿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此之謂至德文

主也左下象股二之處馬亦坤之類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之所居尚可以順則拯君而不疑至於九三適與之當而其勢之逼也益甚雖欲拯之而不可得則有南狩以正之耳明夷始自晦也南狩發其明之地也以陽用陽此事間不容髮戒在於速故曰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左腹隱處探君之隱而獲其明夷之心誠不可
得而轉移矣故于出門庭善去之也微子以之
孔子之去魯亦然信乎孟子之言君子之所為
衆人固不識也燔肉之論固失之而女樂之論
亦未為得若曰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而遂去
之恐非遲遲吾行之意蓋自成之不墮而夫子
之去志決矣費之強而墮成之強不加於費而
不墮非桓子有所愛而聽之乎不能為周公明
甚惡可與與魯然此桓子之微也吾惡乎其暴
諸故托之於女樂又托之於燔肉而亦以其微

行使人論至女樂深矣止矣不復加矣而後桓子之罪微借為女樂而已也夫子胡不以一言諫桓子而桓子亦胡不以一言謝夫子遂至於郊而後夫子稱彼婦焉桓子稱群婢焉夫子固以是覆桓子而桓子亦假夫子之言以自覆者非本情也奚為而覆也宗國也義之所不可絕也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於是十四年不反而栖栖於列國之間比應康子之召而後言歸歸亦不求仕矣不求仕者亦猶夫去魯之志也悲夫夫子見桓子之微而亦以微處桓子所謂內文

明而外柔順者非與是故非衆人所能識也抑聖人无死地固以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若箕子可謂貞矣正之不敢救之不能去之不可則被髮徉狂飲酒失日紂視之以爲入於其黨而天下視之洞然知其心即終於奴而其明不可息也若明夷五爻一爻一聖人也蓋惟居治世而天下之道出於一居亂世其道多矣不達是者不稱精義入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紂之為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自謂至明而卒謚為至愚此真不明而晦者也受其傷而晦者皆明而晦者也明而晦者終明不明而晦忽焉而已此天道之常也易以上為君者惟明夷亦終不成君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男女謂二五其究爲父母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卦自初至五皆得其正獨上以剛居柔然家之率无嫌剛也是乎威合者也謂之正亦可矣家人无弗欲貞也而云利女貞何哉父固嚴君也女不貞母不嚴而家能治者否也嫚惟薄之儀瀆內外之方庇子姓之過紊上下之體夫之義有不及制父之嚴有不及施家難而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英雄能定天

下而不能定情於衽席者何限故女貞爲利而使女之貞者其道其責在夫子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下孟反

火烈則風生風自火出風化自家人出一也言有物而不虛行有常而不變故可爲家人率置物有定雖闇不觸而況於言與行之定乎雖悍婦暴子弟敢不肅然此嚴之不以惡而无傷於恩者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教子嬰孩教婦初來亡不自其初始者及其末變而爲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人有三從无遂事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爲循法度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呼洛反 嘻喜悲反

夫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均敝也然禮勝猶有整齊嚴肅之風而人畏之樂勝則笑樂逸遊失節亂倫縱欲宣淫而亡復人理大亂之所始也惟有德者為能寬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避之水弱人狎而溺焉治人亡不然而治家為甚九三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若以為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敗矣昔湯制官刑以儆有位風愆之訓傳在子孫蘇子由謂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之風俗蓋在乎此夫惟優游不迫之中而有剛強不屈之俗故

其後世有以自振既衰而復興者五苟務爲寛而无以濟不至於委靡不振者幾希是雖固可亡而寛之弊尤甚家國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蘇子曰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更白反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所以感假其家以及天下人人相愛勿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太姒為妃王季為父太任為母武王為子邑姜為婦其无交相愛乎故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此交相愛也无憂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蘇子曰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應者惟

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
是以終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
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
凡言終者其始未必樂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
威如之吉其始苦之胡氏曰卦不有如家人之
皆吉者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睽苦圭反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小事吉

易无樂乎柔主也而獨離居外體者每稱焉乾下離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艮下離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離下離上曰離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震下離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離上曰晉曰柔進而上行兌下離上曰睽巽下離上曰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坎下離上曰未濟猶曰柔得中也離為日君象在外體爻雖不正而貴之也具此三善而猶曰小事吉甚矣睽時之難

為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是棄瓦礫得金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人之類族辨物也因同而貴異睽之以同而異也因異而貴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喪去聲 辟音避

兩柔尚可以合兩剛必不合矣則卑者宜為下初九之與九四睽謂九四之為惡人也夫惡人也而又可生一惡人之心以迎之乎哉不能逃之於人倫之外則當修之於人倫之內和吾衷平吾氣恭吾禮謹吾節太上則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其次則陽貨可見又其次則鴻門可謝皆所以辟咎也馬逸而无歸其勢自復怨毒消故曰悔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睽離之時二五之交不固當委曲求相

遇而後得合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逢之適也所謂委曲以善道宛轉使合而已非枉已詭道之謂也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愚謂易之論臣道多矣此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蓋言似失道而非失道益見為臣之不易也吾於是深有味於荀子之言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

謀過事将危國家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之曰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事聖君有聽從无諫爭事中君有諫爭无諂諛事暴君有補削无矯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无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其所短以

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予也以順上為志此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无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以至道无不調和也而能化易之開納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養赤子若馭樸馬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攻其過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
則遜此之謂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掣昌逝反劓魚器反
此若古節婦然陰柔本難自立而況當睽時二
曳其輿於後四掣其牛於前豈惟其輿其牛之
不行即其人亦見傷而天且劓之若是乎遭命
之窮俯仰无所賴也乃其志甚剛而節不可以
或奪故終能與上遇焉天之爲義舊注以爲剠
額之刑然他書无所徵不若爲天不相恤之此上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蓋濟睽者以睽而濟睽不必其同睽惟九四无應也故曰睽孤若不自高而以元夫遇初九寧獨无咎志行矣以分則初當為之下以德則四當為之下惟兩相下而後兩相合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蘇子曰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與四同功故曰宗膚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

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為寇也故告之曰四巳噬三矣夫既巳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說音脫

上九當睽極剛極明極之處者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有三為正應而妄生瘖痏雖骨肉親黨之間子如也疑多而妄見以為如豕負塗穢甚也猜

成其罪以爲載鬼滿車證无爲有也顛物極必反理極必明始雖張弧射之稍悟當說張矣盡悟則當明其非寇而歡然講婚媾之舊矣過此以往陰陽和而爲雨群疑亡矣猶之疑竊鈇者然始其人无非竊鈇也而終其人无復竊鈇也蓋坐剛明太過以至於疑猶幸有剛明而釋其疑也柔闇則終无釋巳

易學卷五